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天豹圖 第二十五回 張環露泄施家信 花虹到京謀私仇

話說張環坐在廟門口想道：「如今一雙空手怎麼得到揚州？」又轉想道：「也罷，待我在此等候，若有人在此經過我就一棍打倒他，劫他多少錢銀好來做路費。」正在想時卻好遠遠望見有一人一騎而來，道：「好了，倒運的送路費的來了，待我且閃在一邊，等他來時賞他一棍，就有路費，也有馬騎了，豈不妙哉。」遂躲在一邊閃著偷看。

爾說那邊來的是誰？原來就是花子能主僕二人前後而行，張環因遠遠看去只道是一人一騎，並不見後面有一人跟隨。爾道花子能為何不投宿客店，此時尚在路上？因花雲一心想著紅花不能到手，暗想：「今日若是同他到京，怎能得與紅花成其好事？」所以恨著花子能，一心想將他害死，一路無處下手。方才有客店，花子能就要投宿，花雲道：「前面還有好客店，我們趕到前面去投宿好的。」花子能信以為真，誰知一路行來卻是荒山曠野，並無客店。花子能罵道：「都是爾這狗奴才說前面有好客店，如今走到此時連人家都不見一間，有甚客店？」花雲道：「不必著急，爾看前面那一間，不是人家便是廟宇，且到那裡再作道理。」口裡雖如此說，心中卻要騙他到無人之處結果他的性命，好回去與紅花作樂。那張環見他將近了卻是二人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只道是單人獨騎就容易劫他，誰知尚有一人跟在後面，只是我的本事平常，只好一個對一個，若是二人就敵他不過，況且後面那人又拿一枝棍，如何鬥得他過？」心中一想到覺膽寒起來，先將棍橫拿在手，此時心虛將棍倒拖下地。

那花雲見四處無人，叫道：「少爺且下馬，歇歇再走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狗奴才，此處如何叫我坐的？」花雲道：「這叫做路急無君子，沒奈何下來罷。」花子能勉強下了馬，四處一看並無坐處，只有一個破廟，叫道：「花雲，爾叫我那裡去坐？」花雲見花子能下了馬，叫道：「少爺，爾看那邊有人來了。」

乃騙花子能回頭去，將棍舉起攔腰就打。花子能罵道：「爾這該死的賊囚，怎麼敢打我少爺？」花雲道：「今日只得得罪了。」

又舉棍來打，花子能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爾只賊囚，敢如此無法無天來打主人麼？」花雲也不答應，望腳一棍將花子能打倒在地，正要結果他的性命，忽見一人大喝一聲道：「休得無禮，我來也。」舉棍望花雲就打，花雲將棍隔住，二人在月下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鬥了多時，花子能爬了起來叫聲：「好漢與我打死這奴才。」張環道：「爾不必著忙，有我在此。」那花雲如何是張環的對手？手中棍一慢，被張環左手接住棍，又將右手的棍望花雲頭上一下打去，花雲大叫一聲：「噯唷！不好了。」就不能轉動了。張環再打一棍，打得花雲腦漿迸出一命歸陰，可惜一心為著紅花起了不良之心，今日死於非命，連棺木也無，只落得被狐吃狗拖。

那花子能道：「打得正好，與我打死這狗奴才。」張環道：「已死了，不必再打。」花子能指著花雲罵道：「爾這狗奴才，我與爾無冤無仇，為何起了不良之心，敢打我主人麼？可曉得奴欺主罪該斬首？」又叫聲：「好漢，請問尊姓大名？住居何處？」張環道：「我姓張名環，住在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氏，因要到揚州公幹，缺少路費，在此等候有孤單客商經過，打劫些許路費好到揚州去。方才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多謝相救，若要去揚州的路費我自然相送。我請問爾，要到揚州有何公幹？」張環想道：「我已不回山去了，說也不妨。」

便道：「我是直性的人，老實對爾說罷。」遂將施必顯叫他送書的話說了一遍。花子能道：「那施必顯生得如何？多少年紀？」

張環道：「他係山西人氏，生得青面獠牙，年紀只得二□多歲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他與童孝貞、張順二人什麼稱呼？」張環道：「他三人乃是結拜兄弟。」花子能想道：「前日花福回來，爹爹函內說謀反無憑，難以下手，如今既有了憑據，待我將張環騙入京去做個干證，那時一網打盡，不但施碧霞得能到手，就是田大修辱我的仇也可報了。」想定主意便道：「張環，我看爾清清白白的後生為何不望上進，卻去做強盜的嘍囉？從古至今那有嘍囉做官的？爾若肯隨我入京，我與我爹爹說知，與爾一個官做，也報爾救我之恩。」張環道：「我因窮苦，沒奈何上山做賊，今幸相逢，若肯抬舉我感恩不荊只是尊大人在京官居何職？足下尊姓大名？也要請教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家父官居太師，當朝一品，尚三位叔叔皆為高官。我姓花名虹，字子能。」張環道：「敢是揚州花少爺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正是。」張環道：「聞名久矣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。只是這一封書叫誰人寄到揚州去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爾既不回山去就不是他的人，還要與他寄什麼書？」張環道：「不錯，我不回山去便不是他的人，不免將這封書信毀棄了罷。」遂在懷中取出書來。花子能見了撇手奪去藏在懷中，那張環見他將函奪去不知何故，便問道：「少爺將函拿去何用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爾不要管我，隨我去罷。」張環也不再問，即同花子能上馬去。

一路饑食渴飲，曉行夜宿。到了京都，進城來到相府門口下馬。門官見了，連忙進內通報。花錦章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

門官來到外面道：「相爺叫少爺進去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張環，爾且在此等候，我先進去見了相爺，然後來叫爾進去。」張環道：「少爺請便。」花子能來到內堂，見花錦章夫婦坐在上面，遂上前叫道：「爹娘在上，孩兒拜見。」馬夫人道：「我兒一路辛苦，免禮罷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我兒坐下。」花子能拜完坐在一邊，問道：「爹娘近來身體安康麼？」馬夫人道：「好的，爾在家景況如何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無非靠著爹娘的福閒耍而已。」馬夫人道：「媳婦好麼？」花子能聽了此言眉頭一皺，想道：「不可實說。」拉個謊說道：「好的。」馬夫人道：「花賽金可平安否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爹娘啊！若說妹子，可憐風不吹來樹不搖，發了烏痧不一對時就死了。」花錦章見說女兒死了好不傷心，哭得兩腳亂跳。馬夫人兩手捶胸，兩腳亂跳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女兒啊！爾死得好苦埃為娘的久不見爾時刻掛心，那知爾發了烏痧傷命，可憐才得□七歲就歸了天，可惜爾花容玉貌不能享福，叫我好不傷心也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人若變常，非病則亡。妹子近來甚是大變，與我常常無事尋非，與嫂嫂做對頭，常常吵鬧。」馬夫人道：「為何如此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連我也不知何事，常常吵家鬧宅。」馬夫人道：「是幾時死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七月二□二日死的。」馬夫人道：「相公啊，妾身前日與相公說夢見賽金女兒立在牀前，我就每每掛心，誰知果然歸天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我說是夢寐之事何足為憑，那知有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生死由命，不必哭壞尊體。」

花錦章道：「我且問爾，沒有什麼正事爾入京則甚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孩兒久不見爹娘之面，難當不孝之名，實在放心不下，所以特來拜問爹娘，並看三位叔叔嬌嬌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那個隨爾來的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本是花雲同來的，不想他來到半路提起棍將孩兒打倒，幸虧得張環救了孩兒性命，將花雲打死。」馬夫人道：「花云為何敢打爾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知何故，忽然起了反心要害死我。我今將張環帶進京來，現在外面要見爹爹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那張環是何等樣人敢來見我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他是強盜，施必顯要差他到揚州送書，因路見不平，救了孩兒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住了，那強盜施必顯可就是蟒蛇山施必顯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正是他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我前日看山東報上道蟒蛇山大盜童孝貞、施必顯、張順三人結黨成群，打家劫舍，搶劫行商，無惡不為，官兵難以剿捕。此乃國家之大患也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那施必顯實是利害。」遂將曹天雄被他活活打死說了一遍。花錦章道：「就是前日函內寫的那個施必顯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一點也不錯，正是他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他是那裡人氏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山西人氏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我記得山西有個施廷棟乃是做山海關的總兵，那年觸犯了我，我即奏他克減軍糧將他處斬，抄滅家財，莫非就是他的兒子施必顯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錯，施碧霞說伊父曾作過山海關的總兵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爾前日函內寫的不明不白，今日可細細說來。」花子能想道：「不可老實說，待我造幾句添上去。」

遂道：「那施必顯與李榮春結拜兄弟，我道：『李兄，那施必顯不是好人，不可與他結拜。』我是好意勸他，那李榮春反怪我多言，倒說我不是，將我勸他的話去對施必顯說，竟與施必顯結拜為兄弟。施必顯恨我說他短處，他之兄妹遂打上門來吵鬧，弄得我日夜不得安靜。曹天雄因抱不平與他對敵，被他打死。孩兒所以寫書來求爹爹作主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爾那日函內寫的不明不白，說李榮春謀反，要我為父上傳聖旨。若說果有謀反之事，何必假傳聖旨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謀反原是假的。」

花錦章道：「李榮春無非與爾細細的仇怨，何必起此大題目，可曉得地方有謀反之事，文武官員俱皆有罪，連百姓亦遭其累，況且又無憑據，如何說得他謀反？」花子能聞言，伸手向懷中取出書來說道：「這封書可作得憑據否？」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，只見寫著道：愚兄施必顯自從別後，途中遇著好友童孝貞、張順，二人都是好漢，招我同上蟠蛇山結拜兄弟，是故不向邊關而去，只在山上招軍買馬，殺到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父親報仇。兄若有暇也可來山上閒耍，餘不盡言。此啟。

那花錦章見了書心中大怒道：「可惱啊可惱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那施必顯有報仇之心，李榮春又與他結作一黨，如今必要除他才好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那李榮春乃是個疏財仗義濟困扶危之人，為何單來欺負著爾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他有施必顯做靠山，故看孩兒不上限，與我結怨還不打緊，甚至將惡言惡語穢罵爹爹，說道：『花錦章，爾這老烏龜。』」花錦章道：「狗奴才，爾敢當面罵為父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是學李榮春如此說，我豈敢罵爹爹。他又說要抽爾的筋，剝爾的皮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他為何罵我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他罵爾是個奸臣，害死施必顯的父親，所以罵爾。」花錦章聞言大怒：「氣死我也，李榮春爾這小畜生敢罵我麼？念爾父與我同窗讀書、同鄉居住，是以不忍加害於爾，那知爾如此不情。若說爾謀反固是假的，說爾私通強盜這卻是真的了，待我明日上朝啟奏，看爾這小畜生可活的成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古人有言，容情不舉手，舉手不容情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若不害死他們，他們要來報仇呢。」

花錦章再將書一看道：「這兩句還要改過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是那兩句？」花錦章道：「『拿住花錦章與父報仇。』這兩句要改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是也，足見爹爹調和鼎鼐、變理陰陽的太師。」花錦章道：「將張環且留在外面，慢慢用他。爾吃了午飯去見叔叔、孀娘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曉得。」心中甚是歡喜道：「如今好了，待我再說兩句連田大修也一網打盡，才消得我心中之恨。我待今夜爹爹寫本章時我再添兩句，就結果他們性命。」遂吃了午飯，換了衣服帶了家人往三位叔叔衙門去拜見叔叔，無非問安說些閒話而已，隨即回來。

那花錦章府中共請有八名書記，都是超選能文、善寫諸家異字，那施必顯這幾行字有何難假寫？到更深時候，花太師在燈下將施必顯的函改寫，花子能立在桌邊道：「爹爹，那田俊卿也放不得他的，也要扯連在內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那田俊卿為著何事，也要為父將他扯在書內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他巡到揚州就欺負著我，各縉紳人家都去拜望，單單不到我家拜望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這也是小事，怎麼就要害他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這件事我原不與他計較，因我差花興去討房租，那欠租的人不肯清還，花興說他兩句他就打起花興，花興與他對打，誰知花興打輸，被他打得滿身是傷。卻好田大修由那裡經過，見他二人打架，遂將二人帶回衙門，問了幾句，道花興是個惡奴，在外欺人，打了四□大板，枷號在轅門口示眾，將房屋斷與那人。那知被這些百姓笑得嘴歪，說道：『花家有財有勢，是不怕人的，今日撞著田大人也不敢犯著他，真正被人笑死。』」花錦章道：「爾為何不去與他理論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親自主見他，那裡曉得他，不問情由拖倒就打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住了，他敢打爾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豈敢被他打了二□板，我對他說道，求他看我爹爹面上饒了我罷。那知不說爹爹還好，聞說了爹爹他大怒道：『再打二□板。』打我腿上猶如打爹爹面上，打得我兩腿猶如火燒，做狗爬了出來，被這些人笑也笑死了。這仇若不報，真正枉為人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賊烏龜的說謊話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真正氣死我也，可恨田大修眼中如此無人，敢打我的孩兒麼？我看爾頭上的烏紗可戴得成否？如今這封書不必假寫，是要全換的了。」遂取一張花箋紙將墨磨濃，舉起筆寫一句看一句，寫完了又讀一遍道：「愚兄施必顯自從別後，來到蟠蛇山與童張二人結拜，田大修來到山溪，乃愚兄的表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還要寫過，田大修不是施必顯的表兄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爾好愚也，表兄不表兄何處去查究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錯，這是無對會的話。只是尚有一人亦是要寫的。」不知又寫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